

第一百一十一章 準備著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上次來太學是幾個月前的事情了。

那一日春雨飄搖，範閑來太學是為了見胡大學士，為的是京都府尹孫敬修的事情。那時他挾東麵不世之功回京，真真是光彩榮耀到了極點，抵抗門下中書的壓力，折辱賀大學士的意誌，瀟灑囂張，攀上了第二次人生的巔峰。一朝雨歇，黑傘落下，他被太學的學生們認了出來，還引起了小小的一場\*\*。

而今日秋雨淒迷，他從慶廟逃命而來，麵色微白，手臂微抖，雨水順著布傘漏了些許打濕他的衣衫，讓他看上去有些狼狽。如今的範閑已經被奪除了所有官職爵位，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白身平民，而且整座京都都知道，皇帝陛下正在打熬著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年輕人，範府形同軟禁，無人敢上門，無人敢聲援。

區區數月時間，人生境遇卻已經整個翻轉了過來，一念及此，範閑不由笑了起來，低著頭，撐著傘，從那些不知議論著什麼的太學學生身邊走過，向著太學深處行去。

雨中的太學顯得格外美麗清寂，古老的大樹在石道的兩側伸展著蒼老的枝丫，為那些在雨中奔走的士子們提供了難得的些許安慰，一路行來，秋黃未上，春綠猶在，暮時學堂鍾聲在遠處響起，清人心境。

範閑不再擔心那些後方追蹤而至的慶廟苦修士，且不說在這數百名太學學生地包圍中。對方能不能夠找到自己，隻說太學這個神聖重要的地方。即便是那些甘於犧牲自己地苦修士們，大約也不敢冒著學士嘩動的風險，就這樣像屠戶一般地殺進來。

撐傘往太學裏走，一直走了很久，才來到了較為清靜一些的教習所在地，範閑很習慣地繞過長廊，進了一間小院，行過照壁，卻緩緩地停住了腳步。

這裏是他在太學裏的屋舍，有幾位教習和才氣出眾的學生被調到了他的手下。在這個院落裏進行了好幾年的書籍編修工作，莊墨韓先生送給範閑的那一馬車書籍，便是在這個地方被進行了重新的整理，再送到西山紙坊進行定版，最後由範府的澹泊書局平價賣出。

這些年書籍地整理工作一直在繼續，所以澹泊書局也一直在賠錢，不過範閑並不在意這些，就像京都叛亂時在孫顰兒閨房裏看見書架時的感觸一般，範閑認為這種事情是有意義的，既然是有意義的事情。當然就要繼續做下去。

他靜靜地站在照壁旁，看著屋裏內的動靜，有些安慰地發現，雖然皇帝陛下將自己打成了一介草民，可是這些跟了自己好幾年的太學教習和學生並沒有受到牽連，而且這裏的書籍整理編修工作也在繼續，沒有受到什麼影響。

範閑的心裏生起一絲暖意，望著屋裏笑了笑。在那些太學教習發現自己之前轉身離開了這間熟悉的院落，斜斜穿過太學東北角的那座密林小丘，沿著一方淺湖來到了另一座熟悉地院落。

這個院子，這些房間，是當年舒蕪大學士授課時的居所，後來胡大學士被聖旨召回京都，便也擠了進來。當舒蕪歸老後，這間院子自然就歸了胡大學士一人所用。上次範閑求胡大學士幫手，便是在這個院子裏發生的事情。

範閑推門而入，對那幾名麵露震驚之色的官員教習行了一禮，便自行走到了書房中，拋下了身後一群麵麵相覷的人。

聽到有人推門而入。一直埋首於書案的胡大學士抬起頭來。將鼻梁上架著的水晶眼鏡動作極快地取下，臉上迅即換成了一張肅然的表情。這位慶國地文官首領心情有些不豫，以他的身份，什麼人敢連通傳都沒有，便直接闖了進來？

然而他看見了一張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的臉，微怔了一會兒之後，大學士的臉上泛起一絲苦澀之意，說道：“還真是令人吃驚。”

範閑其實也沒有想到胡大學士一定在房中，在東夷城那邊忙碌久了，他有些忘記朝會和門下中書的值次，也不確定這位學士究竟會不會在太學。隻不過他今天確實有些話想與人聊一聊，既然到了太學，自然就要來找這位。

如今的朝堂之上，能夠和範閑私下接觸，卻不擔心被皇帝陛下憤怒罷官的人，大概也隻有這位胡大學士。

“今天出了些事情，心情有些不愉快，所以來找您說說閑話

範閑一麵說，一麵往書案的方向走了過去，手上拿著地傘一路滴著水。胡大學士皺著眉頭指了指，他才悟了過來，笑了笑，將傘擱到了門後，毫不客氣地端起桌上那杯暖乎乎的茶喝了兩口，暖了暖慶廟裏被雨冰透了的身子。

“怎麼這般落魄可憐了。”看著濕漉漉的範閑搶熱茶喝，胡大學士忍不住笑了起來，隻是這笑容一現即斂，因為他發現今時今日這句笑話很容易延展出別的意思出來。

果不其然，範閑很自然地順著這個話頭說道：“如今隻是一介草民，能喝口大學士桌上地熱茶，當然要珍惜機會。”

此言一出，安靜地屋舍內頓時冷場，兩個人都不再說話，而是陷入各自不同的思緒之中。尤其是胡大學士，他以為範閑是專程來尋自己，所以不得不慎重起來，每一句話，每一個舉動，都要深思熟慮，方能表達。

過了很久，胡大學士望著他開口說道：“今日怎麼想著出來走走？範閑地唇角泛起一怪異的笑容，聲音略有些寒冷：“宮裏可有旨意圈禁我？”

胡大學士笑了起來。範閑接著溫和說道：“既然沒有，我為何不能出來走走？尤其是陛下奪了我所有差使。但很妙地是，卻留給我一個無品無級的太學教習職司，我今天來太學，也算地是體貼聖意，以示草民全無怨懟之心。”

這話裏已然有了怨意，若是一般的官員當著胡大學士的麵說出這樣的話，胡大學士一定會厲刻無比地嚴加訓斥，然而麵對著範閑，他也隻有保持沉默。當然，今日這番談話的氣氛也與春雨裏的那次談話完全不同了。畢竟那時候的範閑，雖然話語無忌，可那是陛下允許的無忌，胡大學士還可以湊湊趣，可如今的陛下已經收回了這種允許，胡大學士此時的應對也顯得格外困難。

他頓了頓後，望著範閑認真說道：“你地想法，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我昨日入宮曾與陛下有過一番交談，論及範府之事。陛下對你曾經有一句批語。”

範閑緩緩抬起頭來，沒有發問，眼眸裏的平靜與他內心的疑惑並不一致。

“安之這孩子什麼都好，就是性情太過直接倔強了些...”胡大學士看了他一眼，從他的手中接過茶杯，微仰著身子去旁邊的小明爐上續了茶水。

胡大學士背對著範閑，聲音很平直，也很淡然。輕聲說道：“直接倔強，看來陛下是了解你，也是體貼你的。再大的錯處，也盡可以用這四個字洗脫去，這是性情的問題，並不是稟性的問題...你要體諒陛下的苦

苦心？範閑地眉頭緩緩皺了起來，皺的極為好看，極為冷漠。他當然明白胡大學士轉述的這句評語代表了什麼，宮裏那個男人對自己的私生子依然留著三分企望，三分容忍，剩下的四分裏究竟多少是憤怒，多少是忌憚？那誰也說不清楚。

胡大學士轉過身子。將茶杯放在了範閑的麵前。望著他的雙眼認真說道：“直接倔強，此乃性情中人。陛下喜歡的便是如你這樣地真性情人。這些日子裏你所犯的錯，陛下不是不能寬恕你，但如今的關鍵是，你必須要知道自己錯在哪裏，並且要讓陛下知道你...知錯了。”

範閑默然地坐在椅上，知道胡大學士錯估了今天自己的來意，隻是兩人間根本不可能如往日一般把話頭挑明，他也不會傻到去反駁什麼，隻是下意識裏緩緩說道：“錯在哪裏呢？”

“你知道在哪裏，你需要表現出你的態度。”胡大學士的眉頭皺了起來，微顯焦灼說道：“這十幾天裏你做的事情，不論是那一樁都足夠讓你被打下塵埃不得翻身...黑騎經過州郡，這些日子參罪你的奏章，像雪花一樣地飛到了門下中書裏。”

“大概這些地方上地官員還不知道，陛下早已經降罪了。”範閑笑了笑。

“陛下何曾真的降罪於你？”胡大學士的眉頭皺的更深了，甚至連他每日必抹的扶膚霜都快要掩飾不住他額頭上深深皺紋，他用略有些失望地眼神看著範閑，沉重說道：“如果真是要按慶律治罪，就算你是入了八議之身，可是有幾個腦袋可以砍？可以抵銷這些？”

胡大學士看著麵前這個沉默地年輕人，不知為何，心裏生起一股難以抑止的怒火，壓低聲音斥道：“難道你不明白，陛下已經對你足夠寬仁，如果你再這樣繼續挑戰朝廷地權威，磨礪陛下的耐心...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範閑有些木然地截斷了胡大學士的話。

胡大學士靜靜地看著他，眼睛裏的失望之色越來越濃，許久之後，他沙啞著聲音道：“難道你想死？”

範閑抬起頭來看著他。

“不要倚仗著陛下寵你，就這樣無法無天的鬧下去。”看樣子胡大學士是真的憤怒了，他身為慶國文官首領，最近這些日子就如同朝廷裏別的官員一樣，眼睜睜地看著陛下和範閑父子反目，眼睜睜地看著本來一片清美的慶國秋景，卻因為這件突如其來的異動，而平添了無數陰雲，身為慶國的高官，身為一位慶國子民，他們都想勸服範閑能夠入宮請罪。就此了結這一段動蕩。

然而範閑這幾日所表現出來地態度，卻讓包括胡大學士在內的所有人都漸漸涼了心。

“您認為我隻是一位寵臣？”範閑並不想像個孩子一樣來誇耀自己地能力。但聽到這句話後，依然忍不住微微皺眉問出聲來。

“與寵無關，你隻是...臣，我也是臣。”胡大學士強行壓抑下怒意，幽幽說道：“你我都是陛下的臣子，或許你認為陛下待你不好，但你仔細想想，自開國以來，有哪位臣子曾經得到過你這樣的寵信？國朝這些年來的曆史，你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裏。應該知道，陛下已經對你施予了最大程度的寬容與忍耐。”

“不要迷信你的力量，因為終究你的力量是陛下賜予你的。陛下不是拿你這些日子裏的狠厲沒有辦法，隻是他不願不忍不想做出那些決斷，而不是他不能做。”

胡大學士緩緩垂下眼簾，肅聲說道：“當然，必須承認，你是一位很出色的臣子...”

胡大學士沒有說完，因為他想告訴範閑，陛下如果真地對你沒有一絲寬仁之心。或許早就已經將你拿下大獄，甚或早已處死，因為陛下一直都有這樣的能力，然而這些涉及到陛下與範閑父子間的事情，胡大學士心情激蕩之餘，發現自己已經說多了，所以沉默地轉了話題。

“沒有人願意看到一位慶國的大功臣，因為自己的驕橫無狀。而消失在京都裏。”胡大學士看著範閑，鄭重說道：“迷途要知返，倔強總要有個限度。”

“這話好像不久前才聽很多光頭說過。”範閑難過地笑了起來，站直了身子，說道：“看來如今的京都，如今的天，都認為我才是那個橫亙在曆史馬車前的小昆蟲，要不趕緊躲開。要不就被輾死，若有了自己的想法，那便是罪人了。”

他漸漸斂了笑容，想到了很多年前在抱月樓外打廢的那批紈袴，又想到了婉兒曾經說過和胡大學士意思極為相近地話。皇帝的耐心終究是有限的。自己如今被困於京都不得出，彼要殺己廢己。隻不過是一句話的問題。

這和慶廟裏苦修士們的圍攻不同，一旦慶國朝廷真的決定清除掉範閑這個不安定的因子，即便範閑個人的修為再如何驚人，也逃不過這個宿命——畢竟他不是大宗師。

“先前冒雨入太學，看著那些學士從身邊走過，我就在想，或許哪一日，我也會成為他們眼中值得唾棄地對象。”範閑微微低頭，疲憊說道。

“不，從來都沒有入怪罪過你，唾棄過你，不止這些學生，甚至是京都裏的官員百姓，一旦論及法場上的事情，對你猶有幾分敬意。”胡大學士咳了兩聲，緩緩說道：“正如陛下對你的批語一般，陳院長之事，你表現的足夠倔強，這等真性情可以讓很多人理解你...但是，你自己必須學會將這些事情想通透。”

“百姓敬你隻是敬你的情意，然而你若真的有些大逆不道的動作

...甚至哪怕是想法。”胡大學士地聲音寒冷了起來，“本官容不得你，朝廷容不得你，百姓容不得你，陛下更容不得你！”

“你必須想明白，這是我大慶朝如今的統一意志，都希望你不要瞎搞。”

“瞎搞？”範閑笑了起來，笑容裏卻多了很多沉重的壓力，為天下敵並不是他害怕的事情，他的心裏隻是還有回味先前腦中地那些思緒，有些回不過神來。

許久之後，他很鄭重地向胡大學士施了一禮，卻沒有說任何話，也沒有給出任何信息，便轉身欲往門外走去。

“雖然我不想承認，但我必須承認，我已經老了。”胡大學士望著範閑地背影，忽然脫口而出，悠悠說道：“今日說的話便有些過頭，隻是...天下猶未定，戰事不能休，為了朝廷裏地百官，為了這天下的百姓，我希望你能多想想。”

胡大學士說的是真心話，他本是皇帝陛下刻意挑選的下任宰輔人選，然而隨著朝廷裏局勢地變化。他的前景卻模糊了起來。

陛下為了對抗範閑而捧出了賀宗緯，這位賀大人上體聖心。又精於政務，行事老練成熟，竟是挑不出個錯漏處，如今範閑勢衰，賀宗緯自然而然地坐穩了門下中書地位置，極得陛下信任，紅極一時，隱隱壓過胡派的風頭。

就算胡大學士毫不戀棧權位，可隻怕心頭也會有些唏噓之意，他力勸範閑。隻怕也有需要朝中留個熟悉幫手的意思，當然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正如他先前所言——如今鋒指天下的慶國，需要一個穩定的朝堂，一個和諧的社會，而範閑一日不向陛下低頭，隻怕慶國一日不得安寧。

除非範閑死了，而實際上，慶國朝堂上，街巷裏。沒有幾個人真的願意剛剛立下不世之功的小範大人，就這樣死去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範閑沒有轉頭，沉默很久後說道：“也許哪一天我想開了，我會入宮請罪地。”

胡大學士在他身後苦笑了起來，心想要等到你想通，那要等到何年何月？

“或許...我真錯了？”門口範閑的背影極為疲憊，微沙的聲音輕聲自言自語了一句。

然而這句話落到胡大學士的耳中，卻令他心頭一熱。眉頭緩緩皺了起來，就在這一刻，他決定今夜再次入宮。

陛下與範閑父子間的這些爭執在他看來，並不是解決不了的事情，隻不過是誰都不願意先低頭罷了，若能說服陛下，發一道召範閑入宮的旨意，或許範閑便會順水...

正這般想著。範閑忽然回頭說了一句話：“我如今雖然不在監察院了，但知道一個很有趣的消息，或許您願意聽一下。”

胡大學士微怔抬頭。

“範無救在賀大學士府上當謀士。”

範閑再行一禮，便走出了屋舍。此時太學裏的雨依然在不緊不慢地下著，傘下範閑平靜的臉上也沒有絲毫動容。今天與胡大學士對話。要達到的目的都已經達到了，他很準確地知曉了朝堂上層官員對自己的看法。也了解了一下宮裏那位皇帝陛下對自己的寬仁底線究竟在哪裏——當然，最關鍵的是最後的兩段句話。

範閑打著傘沉默地行走在雨中，暗自想著，看來不是今天夜裏就是明天，宮裏大概就會傳出召自己入宮的旨意。通過胡大學士向宮裏釋放出某種信號，或許能夠瞞過龍椅上地那個男人。一切隻是因為啟年小組的人剛剛出京，所以範閑沒有準備好，他必須將這場君臣間的冷戰控制在彈簧失效的範圍之內，他在準備著，時刻準備著。宮，不知道他向皇帝陛下涕淚交加地說了些什麼，但是侍奉在禦書房的太監們都知道，陛下的情緒應該是好了許多，因為當場便有一道旨意出宮，範府外已經折騰了七日的黑夜殺場，就此告終。

直到胡大學士麵帶安樂麵容退出皇宮，他也沒有把範閑告訴他的那個驚天消息告訴陛下，一方麵是他不了解範閑為什麼要把這件要緊事告訴自己，背後究竟有沒有隱藏著什麼陰謀，二來是如今地慶國正如胡大學士所執信念一般，需要的是團結。

在太學裏，他隻是覺得範無救這個名字有些耳熟，卻沒有想起來是誰，但畢竟是門下中書的首領大學士，隻用了一盞茶的功夫，下屬的官員們便查清楚了，這個叫範無救地人，是當年二皇子府中八家將之一。

走出宮門，坐上馬車地胡大學士忍不住歎了口氣，輕捋胡須笑了起來，心想小範大人果然是個記仇的可愛人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